▲刘义最近身体不好,每天在家负责烧水、做饭。

▲王玉暖今年已经70岁,他这堆废铁已经攒了半年,他准备拉去卖。小巷里,与他有同样习惯的老人还有很多。

▲刘萍和妹妹偶尔会捡到结婚纪念相册,对她们来说,这简直是奢侈品。

小巷里的打工生活

文/片 本报记者 熊戈措

▲不足百米的小巷聚居着65户人家,100多人。

芝罘区二马路附近的小巷,小巷无名。

“准备出摊啊?”早上8点,老家东北的刘义拉开木板门,一眼就看到隔壁家的王桂兰。王桂兰正侧身抵开门帘布,她两手端着铁盘,铁盘上排满了刚蘸好糖的糖葫芦。

王桂兰抬头看了看已经老高的太阳,一边向巷道边的三轮车走,一边不好意思地说:“今天起晚了。”

自几年前刘义来小巷住下后,他就很少回老家了。小巷没有名字,但以前有不少人叫它“小新街”。巷道口只有一米多宽,不仔细看,很容易淹没在车声人流中。灰瓦房的房顶密密匝匝鳞次栉比地向巷道深处排去,里面聚居的是来自安徽、河南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。不足百米的小巷里,现在住着60多户人家,100多口人。

小巷里住的人,有一半是做小买卖的,也有一些雇工。清早三四点,做小买卖的那些人会早早推着三轮车离去。早上七八点的时候,不急着赶工的男人、女人便会从木门里出来,开始洗脸、提水、做饭。

“几个月都没干活了,身体不太好。”正在提水准备做饭的刘义说,他以前和老伴在酒店帮工,一个月1000多块钱。在小巷里租房便宜,一个月只要160块钱,他就和老伴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瓦房内。现在他身体不好,每天只能待在瓦房里养病,帮老伴洗洗衣服,到了饭点就做饭。

老家在安徽阜阳的刘萍是五六年前和妹妹一起住进小巷的,她白天清扫街道,顺便捡些废品卖。刘萍从没跟家里人说过这事,每年回老家的时候,她会把好看的衣服穿出来,光鲜返乡。她说,在整理废品的时候,她和妹妹偶尔会翻出来结婚影集之类的“好东西”。这在她们看来都是奢侈品,她们总会一页页地翻看,边看边唏嘘不已。“这么好看的东西丢了真可惜,我妹妹说可能是离婚的人丢的。”

每天,男人和女人或出摊或外出干活后,小巷里的孩子便会出来玩。大家一会儿“嗡”地一声,拿着从废品中捡来的各种残破玩具从一家跑到对面一家,一会儿又会涌出来继续打闹。这些孩子大大小小有十多个,他们多数不上学,仅有四五个在附近的幼儿园和小学就读。很多大人都认为,他们迟早要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,但现在他们没有多余的钱折腾。小巷里的人彼此都知道生活不易,一些老人照看自己的孙子时,也会顺便照看其他人家没人照看的孩子。

在小巷住了十多年的王鹏突然萌生了回内蒙老家的想法,他平时做海鲜生意,小巷离港口近,来来回回都方便。王鹏跟刘义一样,也是花160块钱租的房,但他没想到,他一住就住了十多年。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他突然想回老家找份工作,他想安定下来。

▲77岁的老太太周贵福平时帮女儿带孩子,小巷里的孩子多,总会有大人看不过来,她就会帮忙一起照看。

▲每到早上,做小生意的人就会一个接一个从小巷里出发。

▲小巷里同样有快乐的童年。